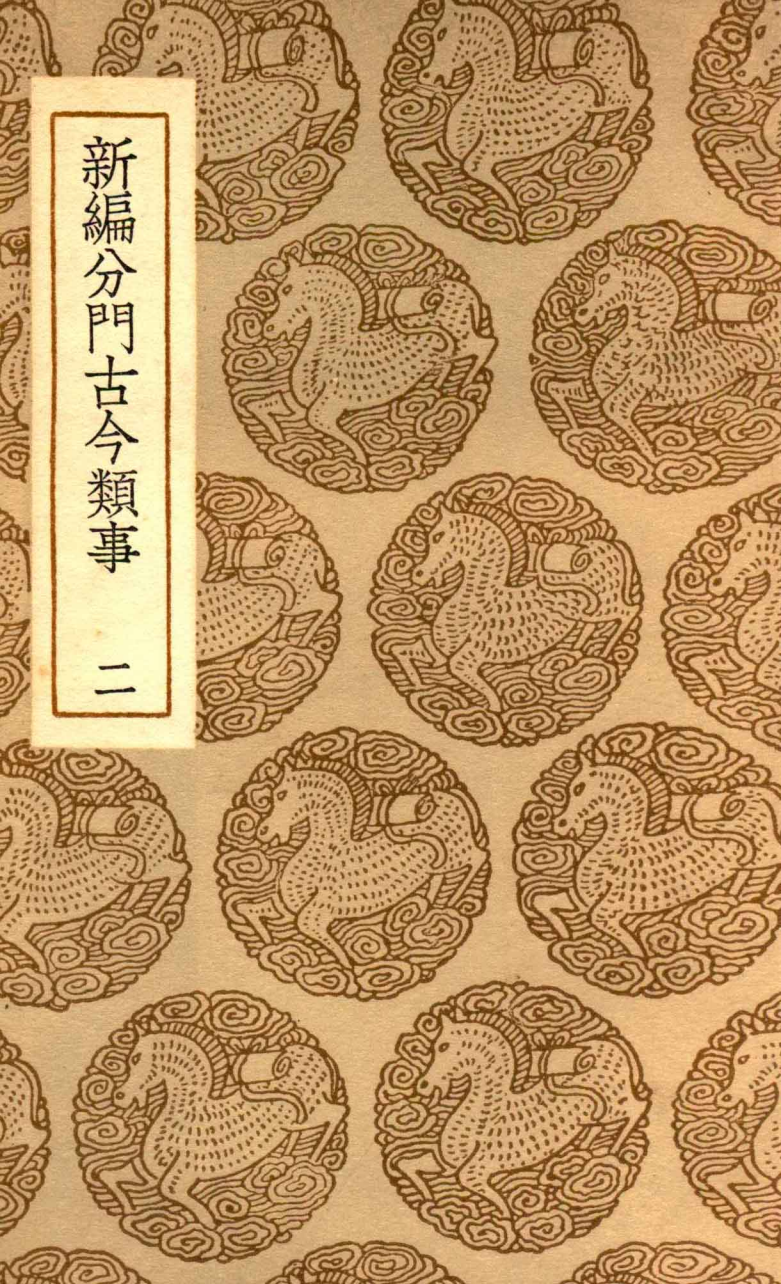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二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二)

撰 某 宋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七

夢兆門中

張鷟乘驢

張鷟少時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告其父祖云此吉祥也鳳鳥有五色赤文章者鳳也青者鷟也黃者鸛也紫者鷟也此鳥爲鳳凰之佐汝當爲帝輔也因以名之後舉進士制策爲岐王屬夜夢著緋衣乘驢睡覺自怪我綠衣乘馬何爲衣緋卻乘驢尋改授鴻臚卿乘驢之應也未經考改授五品衣緋之應也前定如此是豈以智力得之哉唐史逸

竇參半臂

竇參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半臂文錦賜之解者曰半臂股肱之衣公將遂居其位乎不數日果大拜宣志

劉檀改名

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縷服人引令上檀香株謂之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中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會郡牧請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勅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乃奏檀與杜所奏擬無別劉方間居力困杜乃遺劉以新緋公服一領果符其夢焉出蜀異記

少卿領馬

蜀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寢旅舍中。夢有人叩扉。覓朱少卿。聲甚厲。覺訪之。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卽同。少卿卽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非常。苦楚。朱大驚覺。常自惡之。後蜀主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睽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殂。乃夢馬之兆也。蜀異記

盧絳白衣

金陵之陷。有盧絳者。圖興復李氏。朝廷以節鎮招之。絳遂自歸。後以事乃被誅。初絳舉事日。夢一白衣婦人酌酒歌菩薩蠻以逆之。詞曰。玉京人去秋圓索。金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蕭。孤衾惟暗泣。何處砧聲急。獨自凭欄杆。芭蕉生暮寒。歌已。謂絳曰。它日於固子坡相見。後果伏法於固子坡。行刑者姓白。噫。禍福由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數之前定。固可畏也。洞微志

希濟金介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豪贍。超於時輩。自云。早年未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金介人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給事中牛嶠。仍以直氣嗜酒爲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遇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爲先主一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御史大

夫向者之夢何其驗歟。出成都記

潘洞篆銘

潘度支洞景德二年將逼御試夢入一宮既升堂坐間昏霧四合良久漸開見四壁下乃大碑石誌且往看之皆人之姓字即不能一一記憶題額上有大篆四句云蒼壁禮天日月麗天龍化爲蛇衆人咨嗟翌日說之意甚自忌及放榜即第十七名後半載方釋之蒼壁禮天天府第六名解送也日月麗天南宮第二名奏薦也比放榜即十七名及第蓋出等田即龍化爲蛇也意亦不顯達年五十餘度支員外校理而卒噫以此知名高下亦繫冥數矧科第與祿位富貴者乎奇哉。出陸說

劉詠看榜

劉國博詠趣向高絕場屋間凡有所聞必以相告咸平二年春鑾院僅月餘時錢內翰最有名譽衆以甲科推之詠忽夜夢往省前探問名第見一人問之曰錢十二作狀元否其人曰未知且相隨看榜至省院門煙霧昏翳殊不相下其人乃炬火相喚曰來看錢十二只於地上畫一圈子立皂小旗二口白小旗二口火即滅次問王蠟得否其人又炬火見園中有石一塊如拳又問王衢得否見園中有皂莢三挺問張尹方及宋集得否園中無物火滅問高四得否園中見大書一益字中間立大刀一口光閃閃驚覺向曉思之皆不可解僧下端爲占之曰錢狀元未可固必此乃皂白交錯耳王衢第三名定也王蠟即當及第蓋石者山之類也惟高四莫解張宋二君必未得蓋園中無物爾暨榜出乃孫暨作狀元錢希白次之王

衡第三人高輔堯第五詠乃悟曰王濬夢四刀而得益州益字中立一刀乃五數也神哉神哉見陸說

觀文榜尾

于觀文字夢得射洪人性清潔富於文學別業有林泉之致乃陳拾遺之舊鄰也下第後獻主司鳳玉賦爲時所稱明年復省試夢人以軸文與之曰此春榜也可收之既覺自謂曰委我收榜吾當爲榜尾乎言訖院吏報先輩第九人是年只放進士九人果符所夢乃作詩云東堂令史報來時仙桂云攀第九枝乍聽言音猶似夢卻思公道卽無疑寒門髣髴春將到幽徑朦朧月漸移殘漏聲中鞭馬去紵袍重戴已相隨嗟夫禮有六夢事有萬變爲貞爲妄不可測知然感兆於精神著而吉凶可見若觀文之立志精確宜其感通之兆速於影響非至誠感神者歟出該聞錄

蘇協愁字

蜀進士蘇協字表微鹽泉縣人幼寒素力學爲文典瞻正雅僞廣政十九年賈珪下及第入試前一日宿聖壽寺僧房夜夢入一官廨中屏上有大書一愁字於廳後復見置一祕器甚高大既覺惡之術士周世明占之曰此吉兆也蓋愁者不樂之祥有祕器而高大君之子孫當有至大官者是年協果登第掾於閬中又夢入一大府伏謁上官儀衛甚盛唱言與協官授廣都曹遂覺乃誌之於書冊蜀有廣都縣又終不在此邑既歸朝掾於懷汝洛三任及太平興國五年其子易簡狀元及第踐歷清要特旨授協開亡曹仍賜朱紱易簡頗懷喜懼歲餘而協遂卒易簡後參大政子孫世爲顯官其兆皆已先於三紀之前矣語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士大夫不知命者。觀此可以抑浮躁之志。

出燕
閑錄

李旼見塔

景德二年。李虞部旼與友張及、張達、楊交俱拔鄉薦。奏名預殿試。未唱名前一夕。張及夢乘一筏。涉浪觸岸而覺。李夢遊開寶寺。中路見寺塔數級出雲外。達夢以刀剪瓜而中折。交夢東華門外候唱名。舉人皆倒立。旼曉相會。互言其異。往興國寺謁圓夢僧解之。僧云。乘筏涉水。必捷也。雲外見塔。高級也。錯刀中折。不利也。舉人倒立。非常也。次日臨軒。及果乙科及第。達果不利。交夢舉人倒立。蓋是李迪南省居榜末。至御前居第一。果非常也。李旼不預唱名。三省其夢。乃知塔者場也。雲外見之。御前下第之象也。故李有詩云。省奏名應誤。僧圓夢亦虛。是知所得一第。皆陰注陽授。豈人之能耶。

出該
聞錄

孫偓踐木

孫偓未殿試前。夢積木數百而踐履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後唱名果然。

出據
言

范政送藥

著作佐郎楚寔。大曆中疫癘篤重。十日偃迷。不知人事。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謂寔曰。汝有官祿壽命。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瑠璃大角碗。傾藥令飲。飲畢便愈。及明乃許叔異令人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及見小兒與碗。皆昨日所夢。因呼小兒是范政否。問之信然。其疾遂愈。寔之官祿壽命。已有前定。宜其未死。而小兒之名與碗亦復預見於夢中。信乎一飲一啄。皆非偶然。

出臚
說

鍾輻種松

鍾輻嘗作山齋。手種一松於齋前。是夜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子當登第。後三十年始成名。松圍果三尺。異哉。出據言

陳公荆南

乾興中。張君房作倅江陵時。知府李坦之得風病。府事不舉。卽漕使王湛發遣。未聞新知府之耗。時禮部陳從易主漕運於荆湖南路。由衡之邵。讞獄之疑者。去邵兩驛間。艤舟水濱。夜宿佛寺中。時女使一名。中宵忽覺。遽起呼之。旣悟曰。適見一白衣人戴帽。儀容頗肅。以手抑胸曰。學士得荆南也。我是荆南五郎。來告之。到日望照管。陳甚異之。比到郡後。果馬遞勅到。如夢之告。陳後到府。禮上遂謁廟。乃與君房語之。蓋五通廟先爲坦之毀拆。至是乃再葺之如舊。可不異哉。出青瑣

厚之翰林

元厚之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旣寤。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之不然。及至熙寧中。厚之果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一人。楊元素繪。而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嗚呼。造化小兒。時以此戲人歟。何前定如此耶。出筆談

裴頭黃尾

盧求應進士舉。一夕夢人告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覺而志之。及榜出。裴求爲狀元。黃駕末名。三人名求。

六人姓李。皆如夢中之語云。據言

龍首山人

本朝楊狀元貞。連魁天下。英俊時彥。皆以楊三元呼之。釋謁不久。臥病。乃曰。吾此疾恐不起矣。家人驚問。公曰。吾以夢證之也。吾昨夢至一處。若王公大人之居。有一人持一板云。楊某受龍首山人。龍首者以吾今作殿元。山人無官爵之稱也。此疾愈。吾當道服遊林泉下。不復趨仕路矣。已而果不免。惜夫。據道集

蔡齊狀元

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察其形神。始賜第一人。或取其文辭理趣超遠者。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敬。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皆以爲第一。先是。上一日夢殿前菜苗生。與堦齊。既唱名。聞蔡齊。乃召見。久之。曰。得其人矣。遂以爲狀元。其著於辭。形於夢。見於形如此。非偶然也。出歸田錄名臣傳

全火及第出脞說

進士張翹。臨淮郡洪儒也。徐宗孟。全照。蔣洙之輩。皆師事之。雍熙初。與二三子同拔本州。解赴京師。是歲十月初。淮水已淺澁。旬日方到符離。宿於關門外舟中。夜夢上岸盤旋間。有人安放交椅一隻在岸次。翹乃就坐之。忽爲推墮於地。曰。此是全火交椅。爾安得獨坐。遂覺。至春榜。果全登第。其它同解俱及第焉。

崔圓爲相

崔圓少貧賤。依親人李彥先。時爲刑部尙書。待之不甚加禮。一夕。李夢身桎梏。其輩百人。爲兵擁入天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躍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彥先特收禁。流汗而覺。自是厚待之。因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相。京城尅復。李公授僞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爲中書令。詳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大呼曰。相公豈不憶昔年所禱邪。崔乃悟。遂判李彥先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預定歟。出唐史

錢生楚州

慶曆中。司法參軍錢某赴任處州。夜夢至一廳。與祖考同席坐。忽見一人以緋抹額。召錢某作鬼官。答云。已受處州司法矣。乃固請。其祖厲聲曰。更候十四年。應曰。若更十四年。自當往楚州矣。夢覺惡之。後爲發運馬仲甫所舉。充楚州排岸而卒。時正十四年矣。載國史

李概斫足

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一夕。夢奏名將出。同榻而寐。概忽驚叫。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其足。覺猶微痛。明日概預奏名。後數日。因閑行。有人拜於街中。乃濮州軍吏云。喜六郎過省。某今肄名貢院。昨以六郎書榜。某幾遭笞捶。問之何也。乃曰。六郎之名。乃木旁。旣某誤書旣下木。主司大怒。然將逼出院。許修改無異。則免罪責。遂以刀子割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修字之時。乃概足痛之際。植嗟異久之。幕府燕閑錄

東坡大吳

蘇子瞻學士少時夢謁於公府主人紫衣面赤而多髭謂軾曰君是大吳覺以告父弟皆不悟也是時子瞻年十四歲後十四年舉賢良中選詣御臺謝知試王綽既入門儼如夢中視綽乃夢中人也既坐謂子瞻曰君是大吳兄弟相顧而笑因請其故綽曰前日賢良就試綽與封彌以大吳爲卷號是時意君爲第一今則果然亦問其笑乃以夢答賓主大歡久之出幕府燕閑錄

魏清除代

魏清累舉進士未第逼春闈夢一烏衣云魏公勉旃將來當同陳皋蓋皋幾八舉是歲第五人喬舜座下及第而清復退飛常恨夢之無據後三載清乃於張洎座下及第亦以八舉時陳皋爲餘干尉既滿清亦除是尉以代焉科名仕宦前定如此可以爲躁進者之戒出南史

殷袞文學

將作監張殷袞燕人也時劉守光爲燕主有尼出入於國太處殷竟託彼尼求一文學終不得一日張夢見大城衙署多簿書而無人乃潛登廳事見案上大簿云天下職官姓名張喜檢河北道便見劉守光及文武職掌莫不有名張乃取筆自書文學張殷袞書記書畢墨色尤淡遂下塔出門驚覺汗洽于背乃誌之於論語策後至明忽有數騎至云大王急召張往至衙有人賁一牒云與校書卽文學牒也遂授之其母國太謂劉曰我與尼數言不與何忽授之劉曰彼有分昨夜三更有一朱衣吏謂我曰張殷袞已注下爲文學訖故與之及得牒其姓名墨果甚淡至晉天福中其子希永常出論語策子以示人戒躁進云出錢

希白
小說

周琬角書

周琬。湘中人。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歸後將赴闕再調。至澤州。宿次。夢二吏云。大王請。遂行。至南岳廟。升殿。見王曰。知員外將入調。只欲辟在此中。與人間不殊。且無衣食之念。如何。琬辭。王乃索筆吟詩送之。云。住此既非樂。捨此去何圖。若問青氈事。惟留一角書。琬覺異之。既至京師。乃病於客邸。琬慮不起。遂扶力爲書以寄其家。凡一角。封訖而卒。與詩意無異。信乎死生注定。則不可逃也。出名賢雜錄

草制前定

何繼。太平興國中任祕書丞度支判官。故王尚書化基任著作郎。開封推官。繼忽一日在省。凭案而寐。夢入一官府。如中書制勅院。或官或吏。憧憧出入。皆若有所除授。其中喜者沮者相半。皆形於色。繼見衆人紛紛。亦前詢問。到一房。見一朱衣吏據案而坐。簿書堆積如堂。後官之狀。因前揖之。問所來。繼曰。衆人皆有除改。某預數否。朱衣若有所閱視。徐曰。亦有。候王化基草詞。因出而夢覺。遂言於王公。不兩月。王果超知制誥。又數月。繼授虞部員外郎。出知邢州。官誥果王之詞。後錢內翰希白作洞微志。集諸名賢小說。目此爲草制前定云。

孫蟾除官

孫蟾。邢州人也。雍熙三年。堂除鄆縣尉。未授官。寓建隆道士院。一夕平曉。夢入宮府。曲池生蓮花。蟾入門。

西小院窗盡碧紗。忽一吏抱文書出。蟾問此何所。吏曰。除官院孫意欲除河北官。心甚連。遂壁窗紗窺之。見三吏在旁。據一案。一吏唱曰。孫蟾除京北府鄆縣尉。是范舍人詞。一吏曰。蟾非進士。范性剛。莫不肯下筆。又一老吏曰。當制舍人不草。更教誰草。又一吏在後低聲曰。范舍人尙取伊作小試官。右司理無不草之理。蟾聞除關中官。甚不樂。忽聞撞鐘。遂覺。後月餘。果除鄆尉。果范之詞。既赴任二年。范自刑部郎中知京兆府。明年發解。取蟾爲小試官。又奏授右司理參軍。夢中之言無一或差。錢亦標爲草制前定。

錢不得官

錢公希白之姪名丕。天禧元年任將作少監。長子師古任廷評監。建州豐國監。例以考滿合敘遷。一夕丕夢入一府。見一吏趨走。有若掌官誥者。丕揖而問之。何也。曰。建州廷評轉官第三片。舍人參假草詞。及覺。以班次排之。乃今彭城中憲筭第二片也。近在假多日。更旬餘。忽參假當日。師古果轉衛尉寺丞。劉當制焉。此亦草制前定也。

錢公自述

錢內翰希白自述云。余淳化三年落第堯堦之下。便臥病于京師。五月六日。伏枕困睡。忽夢有老道士。請登一紅泥壇。握手曰。成名二十六。章服二十九。時年二十二。心極喜。謂果然。則進趨稍達也。無何。十年詞場不開。咸平元年。又以朞服免。咸平二年方叨第。時已三十二矣。意疑夢之無證。細思而後得之。云二十六。非二十。十六乎。隱密神告之言。其前定若此。至於二十九章服之兆。則已過矣。後捷制策。通閭藉直集。

賢宰南部凡十五年。五品之消息寂無聞焉。及攝鴻臚少卿。又修道書成。四上殿奏事。皆是二十九日。又無恩命。不可望也。及修道書畢。與祕閣校理慎鏞並蒙改賜章服。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二日。於閣門授賜。秉笏之際。見笏上大書二十九字。詢之庫吏。云此笏是第二等第二十九面也。笏尙前定。況官名乎。時士大夫皆異之。惜其字不敢洗去者數日焉。出洞微志

化成得雁

員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有一雁自天而下。徘徊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鴈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爲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持繖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最微事。而猶有前定如此。猖狂之士視此可無妄動。出秘閣閑談

張泊二驢

參政張泊嘗夢至一處。行路有泥潦。兩旁皆葭莢。有二驢在後從旁過。及使回。至登州岸。時潮退。泥水載塗。路在葭蘆中。少頃。果有二驢後至。皆昔日夢中所見。嗚呼。行止果非人歟。出秘閣閑談

鄭滂鳳字

進士鄭滂。久在場屋。頗有後時之歎。一夕夢及第。與韋周方同年。至太和初。有韋景方者。尙書弘景族弟也。因與景方更名爲周方。滂聞之喜。是年滂果及第。與周方遂同年。又其子傳曾夢看及第。榜位大書一鳳字。大中元年。乃以鳳翔貫求解卷。卷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子晉吹笙詩。左右諸詩悉有

鳳字果登第焉。嗟夫！一鳳字猶有前定耶。出翰苑名談

吳奎論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魏文帝升殿。問羣臣優劣。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夢公讀楊阜傳。翊日告公。公異之。卽取三傳熟讀。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論。公因此遂膺褒然之選。出澗水燕言

王獵侍從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以推恩得同出身。旣登仕版。又二十年。且七十。始爲尙書外郎。將乞身歸。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近臣薦公爲宮僚。赴宮。則門欄守衛宛如昔日之夢。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皆所夢也。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始生之夕。公侍講宮邸。未及朞年。英廟卽位。遂登侍從。仕宦進退皆自有時。烏可妄覲邪。吳文肅公天聖末與獵友善。親聞其詳。出澗水燕言

彥祖天字

王彥祖慶曆時初名亢宗。赴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甚不平之。其人曰：君中選時。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至八年再赴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去。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大疾困眠。夢至一處。見二人。乃

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指前面水池曰：「待此水分流。」君卽登第。旣覺，自謂池水必不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改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賦，皆中選。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職，皆符昔日之夢異哉。

劉滋吞印

劉郎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遂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藍，令吞之。印但任意吞，看吞得几顆，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顯見於股上。後果歷十四任而終。出青箱雜記

文公剃髭

李文定公迪，美髭髯。未御試前一夕，忽夢被人剝削俱盡。迪甚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也。」是歲果第一人。

孫相填名

孫樞密抃舊名貫。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邃，寂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爲春榜。遍覽無名，偶覩第二名下有空白處，抃欲填之。空中有人語曰：「無孫貫，有孫抃。」夢中卽填孫抃，是歲果第三名。因字得夢。

丁序唱名

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已過，續有一龍蜿蜒騰上，又有一駱駝繼之。比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在其後。

國隆黑豆

龔國隆應舉時夢行道上步步信指黑豆一掬是歲鄉薦伯父郎中恤其乏路費以驛券與之遂沿路勘請抵京師即步步掬豆之應也已上並青箱記